联合国 S/PV.8667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六六七次会议

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艾伦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比利时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阿多姆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辛格·魏辛格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法国	米雄先生
	德国	舒尔茨先生
	印度尼西亚	斯伊哈布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秘鲁	Ugarelli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波利扬斯基先生
	南非	马特基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巴尔金先生

议程项目

利比亚局势

19-37070 (C)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利比亚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利比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谨代表安理会欢迎利比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西亚拉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团长加桑·萨拉梅先生和“我们共同建设”组织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里达·图布利女士。

萨拉梅先生在突尼斯城通过视频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萨拉梅先生发言。

萨拉梅先生（以英语发言）：利比亚冲突已历时七个半月，鉴于的黎波里及其周边地区的敌对行动最近出现危险的升级，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以达成一项能挽救许多人生命的和平解决方案。我将向安理会介绍最新的安全局势情况，然后谈一谈政治动向。

我要愤慨而悲伤地报告，今天又发生了一起大规模平民死伤事件。根据初步信息，的黎波里瓦迪拉比耶社区的一家饼干厂遭到了空袭。我们目前认为，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超过35人受伤。大多数死者似乎是移民，但至少两人是利比亚人。不论这次袭击是蓄意针对这家工厂，还是属于滥杀滥伤性质，都可能构成战争罪。我们正在努力核实真相，并将相应地向安理会报告最新情况。

除了今天这场悲剧，的黎波里南部前线局势高度动荡。外国干预的危险和直接后果日益明显。为了填补人力缺口，外国私营军事公司的雇佣军和作战人员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这些经验丰富的作战人员的加入自然导致暴力加剧。我对炮击向北扩展、进入城市感到极其担忧。最近几天，死伤的平民人数不断上升，许多家庭正在离开受炮击影响的地区。在这些人口稠密地区，地面战斗的进一步升级将导致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

使用空中力量和精确打击技术已成为原本属于低强度冲突的主要特征。据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估计，自冲突开始以来，支持利比亚国民军部队的无人机袭击次数远超800次。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无人机袭击次数估计约为240次。我们的判断是，无人机基础设施和无人机行动得到了冲突外部方的协助。9月至11月期间，还发生了几起身份不明的飞机发动精确空袭的事件。此外，利比亚国民军部队对的黎波里居民区进行的空袭越来越多地使用无制导炸弹，导致平民伤亡人数增加。

利比亚卡扎菲时代的大量武器以及违反武器禁运不断运入该国的战争物资助长了暴力。报告显示，从战斗机备件到坦克，从子弹到精确导弹，各种物资都被运入利比亚，以支持各个参战团体。

米提加机场仍然关闭。由于滥杀滥伤的炮击和空袭，的黎波里和利比亚西部的这个重要民用交通枢纽被迫关闭，至今已超过两个半月。米苏拉塔机场是位于的黎波里以东250公里的一个小型军民合用设施，现在是占该国人口大多数的西部利比亚人飞往国外的唯一出境点。自9月初以来，米苏拉塔机场也至少11次成为精确空袭的目标。

的黎波里的米提加机场需要尽快重新开放。我与民族团结政府的内政部长和交通部长一道，正在努力采取一些实际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包括明确划定机场的民用和军用部分，以及修建一个联合国专用的航站楼。

我决心看到这场破坏性冲突的结束。我和联利支助团的同事们充分参与，并且一直在与利比亚人和国际伙伴不懈努力，为我在7月29日宣布的倡议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做准备（见S/PV.8588）。我要感谢

德国政府为筹备一次国际首脑会议所做的工作。已经举行三次高级官员会议，关键性的第四次会议将于11月20日星期三举行。

在10月21日举行的最近一次讨论中，与会者努力就一份公报草案达成一致，该公报概括了结束利比亚冲突所需的六类活动。这类活动包括需要恢复利比亚主导的政治进程和伴随的经济改革；停火；实施武器禁运和安全改革；维护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从实际角度来看，将实施武器禁运置于国际承诺的核心至关重要，也是向利比亚人民发出的一个信号。

联利支助团努力充实公报草案的执行附件。附件有两个目的。一是概括了柏林小组成员对结束冲突和通过以指标为基准的具体行动来推进政治进程做出的承诺，而这些指标则概述了这些行动的责任。二是作为利比亚内部政治对话的桥梁，对话将在柏林首脑会议后立即在联合国主持下启动。

国际首脑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将是设立一个后续工作委员会，与联利支助团合作，共同执行最后公报中商定的成果。该委员会将在确保尊重停火和更好地实施武器禁运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努力推动恢复政治进程，实施商定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并推动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确保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有罪必罚。该委员会还将在全国各地支持各团体实施必要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

我一直在积极与会员国进行双边接触。我尤其感谢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先生于10月27日访问利比亚，向萨拉杰总理通报柏林进程的情况。上周，我还前往开罗，与埃及外交部长萨米哈•哈桑•舒克里•萨利姆先生及其他高级官员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会晤。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和达成协议对于停止暴力和通过政治对话寻求解决危机至关重要。

我对柏林进程的成功寄予厚望。我再次强调，对柏林公报的认可并不意味着这一进程的结束，而是标志着我们使利比亚重返和平与稳定之路的最重要的一段行程的开始。为了支持柏林进程，我与萨拉杰总理和民族团结政府部队指挥官进行了广泛接触。我还会见了哈夫塔尔将军和支持他的政治家。在结束冲突方面有达成协议的机会并存在恢复政治进程的基础。

联利支助团还与包括散居国外者在内的利比亚各群体进行了广泛接触。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参与战斗的部队指挥官、他们的文职代表以及全国各地的政治群体。从这些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了对冲突的愤怒和沮丧以及对结束冲突的强烈愿望。

我高兴地报告，支持政治进程的努力仍在继续。埃及政府一直在与众议院议员们开展合作，试图统一众议院立场。由于一些西方成员继续在的黎波里举行独立会议，我们与众议院各派别一直保持联系，并且一直鼓励他们保持议会的完整性。伙伴组织还为磋商开辟了第二轨道，与会者在磋商中再次强调他们希望和平解决冲突，并提出了解决的思路。这些都是积极的事态发展，反映了对结束冲突和重返政治轨道以结束国内危机的意愿和承诺。

我们不仅在国家层面做出努力，而且还继续与利比亚社区直接合作。为了解决国内两极分化问题，我们主办了两次旨在阻止媒体煽动和使用仇恨言论的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有记者、编辑和社交媒体活跃分子以及人权宣讲人员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代表。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为利比亚媒体制定一项行为守则。

10月中旬，我们举办了一次旨在支持地方调解人的会议，这是三次系列基层活动中的最后一次。120多名利比亚人（包括23名妇女）出席了这些会议，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拥有公信力且受到各自群体尊重的部落领袖、长老、民间社会代表、青年和妇女活动家、学者和商人组成的全国调解人网络。

在法院6月份裁定取消选举管理条例之后，市级选举仍被搁置。尽管如此，很多市长仍然要求以选举方式延长其市议会任期，这是利比亚民主精神的

积极体现。我最近会见了市议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向我保证，一旦法律基础得以恢复，该委员会愿意恢复市议会选举。11月4日，塞卜哈初审法院确认了4月27日举行的塞卜哈市议会选举的结果。尽管针对选举结果的另一项法律挑战仍未结束，尽管申诉人已宣布将就确认裁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这对利比亚南部最大城市来说仍是一个值得欢迎的重要发展。在利比亚北部苏尔特，联合国机构启动了一个旨在支持青年和青少年成为变革与和平的积极推动者的项目。这是在利比亚境内为执行关于青年、和平与安全的第2250（2015）号决议做出的值得欢迎的第一次努力。

我要借此机会再次提到众议员Siham Sergewa女士7月17日在家中遭到绑架的案件。四个多月来，东部当局一直无法提供关于这位女议员和直言不讳的权利活动家的命运的信息。Sergewa女士的命运是全国范围内更大规模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一部分。支助团正在记录杀戮和强迫失踪的案例，包括一名70岁的利比亚妇女在被控实施巫术之后在班加西的家中被绑架的案例。此外，利比亚境内被拘留和未被拘留的女性移民和难民也都面临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性剥削和强迫卖淫的风险。

从积极方面来说，我高兴地报告，利比亚妇女在建设和平方面的努力得到了认可。10月16日，英国广播公司将里达·图布利女士评为2019年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是一名和平运动者，也是“我们共同建设”组织的共同创建人兼主任，安理会今天将有机会听取她的发言。

在的黎波里，冲突的影响继续影响平民人口。自4月4日冲突开始以来，已有200多名平民被杀害，12.8万多人逃离家园。13.5万多名平民仍然生活在前线地区，另有27万人生活在直接受冲突影响的地区。自2019年初以来，利比亚境内的暴力对国内卫生保健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已有60起针对医疗卫生单位、医务人员和救护车的袭击被记录在案。我们注意到有针对民族团结政府部队医疗单位进行精准空袭的明显模式。故意攻击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以及故意杀害或伤害伤病员可以构成战争罪。

移民和难民继续面临各种风险，包括：非法杀人、酷刑和其它虐待；任意拘留和非法剥夺自由；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奴役和强迫劳动；以及敲诈和剥削。在把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截获的移民移交官方和非官方拘留中心、包括当局8月1日报告的即将关闭的扎维耶拘留所和Tajoura拘留所方面也继续存在严重关切。

2019年10月进行的一次保健部门评估显示，未得到满足的保健需求、特别是妇女和女孩的需求激增。超过24%的保健设施因为冲突、断电或者结构受损而关闭，许多其它保健设施的服务受到干扰。儿童无法到达学校，数十所学校被毁。另有近3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的庇护所。

今年，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伙伴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已送达31万多民众。不幸的是，人道主义需求超出我们可用手段的能力范围。迄今，利比亚人道主义应急计划呼吁的2.2亿美元只收到不足一半资金。我鼓励各捐助方帮助我们缩小这种资金缺口。

在利比亚南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继续为穆尔祖格省流离失所的Ahali族人提供支持，该族群的成员返回自己家园的人很少。联利支助团继续与Ahali和Tebu族首领会面，以解决这两个族群间的根本恩怨，使Ahali族人能够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

我遗憾地通知安理会，在我请求提供8月10日袭击事件的更多信息方面，没有新的事态发展，该袭击导致三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死亡，另有两人受重伤。总部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数日前已抵达，我呼吁利比亚各方与该机构积极合作。两名受伤的工作人员仍在康复之中。我们承诺继续留在利比亚，为利比亚人民服务。

今后数周将至关重要，说此话有些老调重弹，但是这对利比亚来说确实如此。外部对冲突的投入有可能超过国内的介入，使得利比亚未来的控制权不再属于利比亚人，而落入外国行为体的掌控。外

国干预是那种一旦被请进家门，就安营扎寨并且攫取家庭控制权的客人。

反对外部干涉本国事务符合所有利比亚人的利益，我期待得到他们的支持，呼吁外部行为体遵守武器禁运，在为时已晚之前，切实致力于结束实地的冲突。结束冲突和商定前进方向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前景。当事方是已知的，协议的架构也是已知的。暂时的和更长远的宪法框架存在多种选择。选举方面的立法先前曾经提出过。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可能的。

现在只需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提供必要的总括指导，使利比亚各方能够同心协力，以结束冲突，恢复对话。联合国现在和未来将继续留在利比亚，支持利比亚人民的历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萨拉梅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图布利女士发言。

图布利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叫里达·艾哈迈德·图布利。今天，我荣幸地有此殊荣，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邀请，并为我提供这个机会。

我谨强调，赋予我这项殊荣并非某种自动默认，我相信，我是经过长期斗争以争取自己作为利比亚女性的权利，才赢得这个机会的。我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首先是我已故的父亲启动的，他勇敢地抵制上世纪八十年代利比亚的社会规范，鼓励我继续受教育，尽管当时他遭到同辈的批评，这些人总的来说怀疑妇女受教育的价值。

他总是告诉我，重要的是要独立。因为他，我不仅继续接受教育，而且还成为大学教授，获得硕士学位和临床药理学博士学位以及国际人权法的法律硕士学位。事实上，1951年的《宪法》赋予所有利比亚人教育权，确认妇女的教育权使得许多超过小学年龄的女孩得以上学。

我记得，我八岁时，曾与一个年龄比我大一倍即16岁的女孩同桌。这个女孩的父母允许她上学只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努力鼓励女孩接受教育。这个故事不是讲述个人的成就，也不是讨论历史。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说明利比亚人有潜力在增强妇女权能、性别平等以及生活的所有其它方面取得进展，只要决策人做出足够的努力，为这种进展提供便利，并加以引导。

我们都知道，社会变革的先导通常是政治变革。不幸的是，现阶段，利比亚正经历一个非常规的政治进程。但是，普通的利比亚人和利比亚决策者并非该政治进程中的唯一行为体。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可被视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

作为2011年在利比亚成立的“我们共同建设”组织的主任和联合创始人，我得以参加各种倡导妇女在非正式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宣传工作和活动。国际决策者常常告诉我们，妇女被排除在正式和平进程之外的原因是，利比亚的行为体反对妇女参政，如果我们想确保利比亚妇女拥有一席之地，我们就需对本国的决策人施加内部压力。但是，由此势必引出下列问题：如果普通的利比亚人没有参与政治进程的手段，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实地改变这种情况？

今天，安理会本来可能指望我只谈利比亚妇女和她们在实地的出色工作，并在结束发言时提出如何支持利比亚妇女及其建设和平作用的建议。事实上，我想谈的是利比亚妇女和青年占多数的民众的力量。2014年以来，继利比亚上次议会选举之后，普通民众完全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不仅要归咎于利比亚的行为体，牵头和协调利比亚当前政治进程的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和国际社会的其它行为体也负有部分责任。

尽管如此，如果选举不可能举行的话，那么联利支助团和国际社会就必须在如何推动和主导一个包容大众和男女两性的政治进程方面发挥创新精神。例如，去年在经过四年的排斥之后，联利支助

团举行全国范围的协商，由此向普通的利比亚人打开了政治进程。

如果与街头普通的利比亚人谈论政治的话，他们会说，他们的声音对国际社会来说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为帮助支持和建设利比亚的和平在说什么和做什么。当我们与国际社会成员互动时，他们经常说，利比亚冲突是内部问题，因此，利比亚人应当走到一起，建设和平，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我们一直在这样做。妇女和青年一直在这样做。但是，国际社会并未认真对待我们的努力。国际社会以预防性外交、建设国家和建设和平为名，支持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和平建设者。国际社会赋予暴力少数派权能和合法性，而不是增强和平多数派的权能。不幸的是，这些天来，国际社会一些成员似乎视而不见，任由大量武器弹药运达暴力团体手中。

内维尔·张伯伦曾经这样说：“战争中没有赢家，各方都是输家，不论哪一方可能自称为胜利者”。这当然适用于利比亚的情况。死伤人数每天都在上升，不仅在战场和发生冲突的地区，而且在政治与和平活动前线，都是如此。自利比亚内战开始以来，绑架和暗杀事件一直在增加，两个突出的事例是Salwa Bugaighis被暗杀以及最近Seham Sergiwa被绑架——Seham Sergiwa的下落仍然不确定。事实上，这场冲突的主要输家是那些被排除在和平和政治谈判之外的人，他们对自己梦想中的国家应是什么样子没有发言权。

我的一位朋友两天前在脸书上发帖说：

> “我离开家已经八个月了。我非常想念我房子的每一个细节。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不是自愿离开的，而是被迫迅速逃离不可避免的死亡。当通往家的道路变得致命时，除通过在线卫星地图外，再也不能探访或看到家了。最新卫星照片显示，我们的车也被偷了。我们最终是道德沦丧、物质耗尽。”

这太痛苦了。联利支助团和国际社会如果真想给利比亚带来和平，就必须倾听利比亚普通民众的声音，并赋予那些没有根据个人利益和政治利益为和平设定条件的人权能和合法性。受权推动建设和平进程的国际社会和联利支助团必须重新设计谈判方案，目的是：第一，重新分配权力；第二，重新界定权力；第三，使权力对性别问题敏感。但是，我们如何重新设计谈判方案，使之具有包容性呢？实际上，安全理事会在第1325（2000）号和第2250（2015）号决议以及随后各项决议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安理会的任务授权。我发言早些时候谈到1951年《宪法》和女孩教育，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行动，利比亚父母并不反对女孩教育。相反，许多家庭送女儿上学。这一点现在仍可适用。如果安理会执行第1325（2000）号和第2250（2015）号决议，我们认为利比亚人民不会反对把妇女包括在内。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利比亚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会改变生活。我呼吁安全理事会作出必要决定，以阻止武器流向利比亚，进而最终制止这场战争，支持和平进程，并在利比亚建立稳定。利比亚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局面，即安理会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以及安理会如何与国家和地方行为体互动，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我们利比亚人来说，努力建设和平不是一件可以选择的事情。但是，对安理会来说，这是可以选择的。今天，安理会必须作出选择。问题是，安理会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支持利比亚的和平多数派吗？安理会成员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会一致坚决反对任何支持利比亚境内暴力的行为体吗？当安理会作出决定时，我请它记住实地的人民、离开家园的利比亚家庭和继续在死亡的活动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的进步，帮助确保我国能够回到其黄金时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图布利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们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团长加桑·萨拉姆先生的通报，并向他保证我们会给予全力支持。我们还感谢里达·图布利女士的通报，并欢迎利比亚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穆罕默德·西亚拉先生阁下。

今天，我要着重谈两个问题——第一，实地和政治方面的事态发展；第二，人道主义事态发展。关于政治事态发展，我们重申支持萨拉姆特别代表7月底宣布的三步建议（见S/PV.8588）。第一步已得到落实，利比亚交战各方作出了在宰牲节期间实行人道主义停战的承诺。第二步是举行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为完成这一步，在柏林举行了三次筹备会议。这是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希望下一次筹备会议将确保这一备受期待的会议尽快举行。这反过来会促成利比亚各方举行一次全国会议，旨在结束这场冲突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这场冲突已造成诸多平民伤亡，并导致超过14万人逃离冲突地区——以及停止将民用基础设施作为目标的持续不断的袭击，最近一次袭击是今天上午对Wadi Rabii一家工厂实施的炮击，造成数十人伤亡。

我们呼吁制止仇恨言论，加强各种努力，争取恢复以对话为基础的政治进程、结束体制分歧以及为可持续安全与稳定铺平道路，这是根据巴黎、巴勒莫和阿布扎比谅解举行透明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包容性民主进程的一部分。我们再次呼吁安理会提醒所有会员国，必须履行依照关于对利比亚武器禁运的相关决议所作的承诺，特别代表刚才在通报情况时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任何违反制裁制度的行为都会阻碍联合国、区域和国际社会为防止那里冲突升级所作的努力。我们还重申，必须帮助利比亚各方开展真诚对话，在全国各地恢复法治，确保利比亚对武器实施控制，并支持利比亚建立统一的安全机构，以应对所有损害利比亚稳定、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安全挑战。

第二，在人道主义方面，日益严重的武装冲突每天都在加剧利比亚人民的痛苦。现在，这已影响到最弱势群体，如拘留中心内非法移民。我们支持特别代表关于在处理他们的庇护申请或协助他们返回原籍国之前必须释放他们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住所的建议。我们呼吁利比亚所有各方力行克制，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同时避免以平民或民用基础设施为袭击目标，并确保人道主义团体和人员安全进入有关地区，以便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辛格·韦辛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利比亚外交部长今天在此与会，并欢迎他来到安全理事会。我们感谢萨拉梅先生及其团队在实地所做的努力和值得称赞的工作。我们还感谢里达·图布利女士提供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冲突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的信息。正是在这样一个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刻，像图布利女士领导的“我们共同建设”组织这样的组织所做的令人钦佩的工作是如此至关重要。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可供利比亚妇女和年轻人表达意见和积极参与政治进程的公共空间迅速缩小，以及她们继续遭受威胁、恐吓和暴力，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我们呼吁利比亚当局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包括人权维护者的权利，以便她们能够在不担心报复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并支持她们充分和积极地参与公共领域和政治进程。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必须与妇女、年轻人和土著人民进行有系统的协商，以支持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的工作。

多米尼加共和国坚决谴责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实施的暴力行为，这些行为不成比例地影响到最弱势群体，特别是儿童。这些因素造成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令人关切。据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称，在4月份开始的军事行动之后，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在最近几个月大幅增加。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局面，导致人口贩运活动受害者人数增加，并给保护一般平民带来巨大挑战。尽管试图到达欧洲海岸的移民人数有所下降，但与去年相比，试图跨越地中海的移

民死亡率大幅上升。在这一方面，我要用片刻时间提及国际移民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说，驱使这些移民试图跨越地中海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问题、不安全、冲突、饥饿、环境退化和与气候有关的冲击。我们再次看到，这些因素不仅对人民产生灾难性影响，而且还以惊人的规模产生更广泛的区域影响。

我们还感到关切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报道称，外国战斗人员参与了利比亚的国内冲突。我们认为这加剧了本已危急的局势。此外，正如专家小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武器禁运遭到公然违反。目前使用越来越复杂和致命的军事装备（如武装无人机、制导导弹等）的趋势令人不安。严格执行武器禁运对于保护平民以及恢复利比亚和该区域其它地方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呼吁各方不带先决条件地恢复谈判。利比亚局势不可能有军事解决办法。关键现在是、并将永远是对话。我们敦促冲突中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和整个国际社会努力在柏林举行一次成功的会议，以期恢复利比亚人民渴望并理应得到的和平与稳定。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科特迪瓦、南非和我自己的国家赤道几内亚发言。

首先，我们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团长加桑·萨拉梅先生提交了详细和翔实的报告。我们也感谢里达·图布利女士的通报。

自利比亚冲突开始以来，八年已经过去了。安理会的三个非洲成员仍然对当前危机所处的僵局感到关切。由于危机的特殊性质，这一僵局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们敦促各方建立最终停火，并重申利比亚不可能有军事解决办法。唯一的前进道路是通过谈判和包容各方的对话达成政治解决办法，从而能够在全国实现稳定和持久和平。我们响应要求利比亚人民停火、谈判、和解和统一的呼吁，以确保利比亚人有一个主导自己的决定的繁荣未来。今天，我们想重点谈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造成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和安全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感到关切，这些后果本身可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总体产生严重后果。我们对旷日持久的冲突对平民的影响感到痛惜，这场冲突已造成128000多人流离失所。我们仍然对被关押在拘留中心的移民和难民的状况感到关切，我们希望他们得到人道和有尊严的待遇。应当适当关注在利比亚沿海丧生的大量人员。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加桑·萨拉梅先生努力寻求达成关闭拘留中心的协议。

第二，我们强烈谴责对平民区和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医疗中心及其人员的袭击。我们要提醒冲突各方，这种行动以及对移民和难民的不人道待遇公然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第三，持续违反武器禁运是对安理会权威的公然无视。因此，我们呼吁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遵守并严格执行第2491（2019）号决议和安理会通过的其他相关决议。

关于这一问题，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各国代表团一再于安理会对持续的外国干涉表示关切，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也一直对此表示关切。因此，我们呼吁对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国家充当中间人，调整这一进程的重点，寻求以和平方式真正有效地解决这场冲突。此外，我们重申非洲联盟的呼吁，即，任命一名联合国-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联合特使，协助和加强加桑·萨拉梅先生的工作。

我们欢迎德国倡议召开一次对这场冲突拥有影响力的外部各方参加的国际会议，以此支持萨拉姆先生执行其三步计划。我们希望，柏林会议将取得积极成果，为这场严重危机提供急需的解决办法。

接下来，我们借此机会祝贺萨拉梅先生和联利支助团为在利比亚实现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和坚

定承诺。三个非洲国家重申，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给予支持。

在这方面，我们谨敦促国际社会携起手来，寻求以和平方式有效解决这场冲突。应该以更客观、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处理这场冲突，同时考虑到利比亚人民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我们认为，安理会的工作不仅应该包括发表言论，而且更应该以具体而有效的行动来开展。

最后，我们谨以本国的名义指出，如萨拉梅先生刚才提到的那样，移民和利比亚平民社区刚刚又遭受了一系列袭击，许多无辜者的生命被夺走。我们这些安全理事会成员还能允许此类暴行持续多久？2011年，北约部队为保护利比亚人民而发起的攻击被认为是正当的。难道今天利比亚境内就没有平民？

舒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萨拉梅特别代表及其在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的团队。我也感谢阿图布利女士全面和富有启发性的发言。我尤其欢迎利比亚外长来到安理会。

首先，我要完全赞同秘书长特别代表所说的话。他指出，未来几天和几周对利比亚至关重要。我们这么说有点老套。不幸的是，鉴于今天的局势，他说的非常正确。他亲切地提到了柏林进程。我没有太多要补充的。他在这方面讲得非常全面。但是，我要再次指出，柏林进程另一次人们所称的高官会议将于两天后举行。在我们看来，那将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请允许我仅重申，柏林进程的唯一目标是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萨拉姆和联合国旨在推动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努力。为此，国际社会必须对武器禁运、停火、重返政治进程、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以及迫切需要的几项改革等问题采取更加一致的态度。

我们认为，尽管存在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仍能推进谈判，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并帮助恢复利比亚人之间的政治对话。这正是秘书长特别代表萨拉姆在7月29日向安理会介绍其三点计划时提出的建议（见S/PV.8588）。

我不想讨论议程上的所有问题，只想在今天重点谈及两个问题：一是武器禁运；二是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

首先，我要谈谈武器禁运的执行问题。我们都知道，鉴于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日益迫切需要果断地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立即停止运送一切武器。现在就必须制止武器的非法流动。我们都知道，利比亚冲突不可能通过任何军事手段解决。

在此情况下，我将以本国的名义谈一下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我认为，可以说，不幸的是，利比亚制裁委员会的工作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这方面，我谨提及委员会专家小组成员兼武器专家蒙塞夫•凯尔泰斯先生一案。安理会成员知道这个案件。我要指出，这是突尼斯的司法事项，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和尊重，但它同时也是利比亚制裁委员会和安理会的事项。为此，我谨重申，突尼斯必须遵守1946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规定的义务，结束所有法律程序，或者请求给予授权，以便根据该公约继续进行这些程序。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拖再拖。由于完全如实还原委员会在卡尔塔斯案中的活动受阻，委员会主席将无法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关于其活动的定期报告。我们期望安理会成员和本组织成员恪守其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签署的各项公约所作的承诺。作为安理会，我们因为无法就仅仅是事实性的声明达成一致而发出的信号与我们各国领导人9月份所重申的——即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至关重要——背道而驰。

第二，我谨提及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和妇女权利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图布利女士的发言再次非常清楚地表明，妇女、儿童、移民和难民正在遭受肆意的炮击、剥削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

力。我谨感谢图布利女士向安理会提供有关利比亚局势的第一手信息。我们赞扬她和利比亚民间社会展现勇气和奉献精神，在危险环境中开展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知道，妇女活动家、尤其是人权维护者经常成为袭击目标，此类袭击往往是为了达到让她们噤声和制造恐惧气氛的目的。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妇女必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享有代表权，她们的声音必须得到重视。我们当然将继续尽我们所能支持图布利女士的工作。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也要借此机会再次鼓励利比亚当局继续寻找众议院议员西哈姆·瑟尔吉娃，她目前下落仍然不明。

乌加雷利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召开本次会议，感谢各位通报者作了全面通报，向我们描述了一个需要安理会关注的紧急局势。我们也欢迎利比亚外长与会。

秘鲁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利比亚境内各地的暴力和苦难不断升级，导致更多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平民死亡——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以及包括医院和学校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这些不加区分的袭击是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鉴于其性质，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对各方有影响力的国家必须坚定地采取行动，使这种令人遗憾的事件不再发生。此外，这也必须以努力确保问责以及查明和适当惩罚暴行实施者作为出发点。就像在安理会议程上的其他血腥冲突中一样，在这里不能容忍有罪不罚现象。因此，我们欣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打算在与利比亚当局合作的努力中评估这种局势。

在这方面，秘鲁强调，各方必须回到谈判桌前，结合利比亚主导的进程寻找联合国支持的政治解决办法，同时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行为体要发挥建设性的补充作用。柏林进程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符合特别代表提出的“三步走”建议。为此需要立即无条件停火，并建立旨在确保统一和加强各机构特别是安全部队的建立信任措施和进程。还需要停止公然持续违反安理会实施的武器禁运的行为，违规行为只会增加人员伤亡，并为极端主义团体开展活动创造空间。这一进程必须以人为本，侧重于实现共同利益，而不是贯穿这场冲突发展的那种战略或经济利益。

最后，我谨重申，秘鲁对利比亚拘留中心数千名移民和难民遭受的不人道条件和虐待深感关切。我们期待安理会和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加快工作，彻底关闭这些公然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中心。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加桑·萨拉梅先生和里达·图布里女士就利比亚最近事态发展所作的有益通报。

首先，的黎波里及其周边地区的长期冲突证明，利比亚冲突无法用军事措施解决。因此，我们呼吁各方不要使用武力，回到联合国主持的政治对话中来。我们全力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萨拉梅的“三步走”和平计划，并期待定于年底前举行的利比亚问题柏林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同样，我们对武器流入以及利比亚存在外国作战人员和雇佣军感到遗憾。在这方面，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全面执行武器禁运对于保护平民和恢复利比亚及整个区域的稳定与安全必不可少，不可或缺。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联合国专家的豁免权对于制裁制度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得到每一个会员国的尊重。

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令我们深感关切，特别是重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丧失。同样，我们对利比亚境内的移民处境感到不安，特别是那些被关押在拘留中心的移民。因此，我们响应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最近的表态，呼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不区分目标的攻击，并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

最后，我谨重申，波兰全力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加桑·萨拉梅和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所做的一切

努力，这些努力旨在为当前危机寻找持久政治解决办法，以便给利比亚带来安全、政治和经济稳定以及民族团结。

吴海涛先生（中国）：感谢萨拉梅特别代表的通报，欢迎西亚拉外长与会。中方认真听取了民间社会代表图布里女士的发言。

利比亚冲突已延宕8年有余，对利比亚及周边地区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苦难，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利比亚各方应以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为重，通过政治对话实现利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方愿谈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对话，推动政治进程。中方始终认为，利比亚问题必须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国际社会应尊重利比亚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的政治进程，中方呼吁利比亚冲突各方尽快停火，缓和紧张局势，回到和平对话与协商解决的轨道上来，最终实现利比亚持久和平与稳定。

第二，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中方支持萨拉梅特别代表的斡旋努力，“三点行动建议”为解决利比亚冲突提供了可行思路。有影响力的国家应积极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推动利比亚各方化解分歧、加强互信，为实现停火、恢复政治对话提供建设性帮助。

非盟和阿盟在调解各方冲突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应支持其发挥作用，同联合国形成合力。

第三，要妥善处理制裁问题。制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应始终服务于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当前情况下，应严格执行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同时注意规避其他领域制裁对利比亚平民和第三国产生负面影响，不应损害利比亚国家整体利益及人民正常生活和人道需求。

利比亚关切被冻结资产持续贬值、遭遇损失问题，制裁委应加快研究如何以适当方式回应利比亚的合理关切。制裁委及其秘书处、专家小组应严格遵循安理会相关决议授权，公正、客观履职。

中方一贯秉持公正立场，支持利比亚人民对和平和安宁的追求，为推动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方愿继续为恢复利比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斯伊哈伯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加桑·萨拉梅和里达·图布里女士所作的非常全面和清晰的通报。我也要欢迎利比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西亚拉先生阁下来到安理会。

印度尼西亚谨和其他人一道，对利比亚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为此，请允许我着重谈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利比亚境内的敌对行动。我们呼吁各方停止军事行动，缓和当地紧张局势并恢复政治谈判。他们必须遵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理会关于武器禁运的决议。外国干预应不再使冲突进一步加剧。

我们欢迎联合国及其他伙伴努力寻求和平，让利比亚各方恢复政治谈判。我们重申，我们全力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加桑·萨拉梅和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我们继续重申支持特别代表今年7月提出的三步走建议（见S/PV.8588）。我们还欢迎并赞赏举行柏林首脑会议的计划，包括目前正在举行的筹备会议。我们希望该次首脑会议将促进“利人主导、利人所有”的政治进程，在利比亚实现持久和平。

第二，印度尼西亚重申必须保护平民，并呼吁向利比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令人关切的是，最新报告显示，自今年4月爆发战斗以来，已有10多万人逃离家园，其中一半是儿童。现有80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情况加剧了人道主义需求和被迫流离失所状况，从而阻碍获取食物、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此外，战斗已造成至少395名平民伤亡。尽管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2019年利比亚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收到的资金还是不到所要求资金的47%。

此外，对包括移民在内的平民以及保健和民用设施的袭击持续不断，更不用说特别代表提到的今天的袭击了。2019年，卫生保健设施遭受了58次袭击，导致13名医护人员死亡，此外，住宅区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米提加机场仍在继续遭受炮击。这种状况必须停止，现在就必须停止。

最后，安全理事会在涉及利比亚的问题上必须团结一致作出努力。图布利女士的发言对我们坐在联合国总部这里的人来说是确实是一记警钟。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帮助利比亚人民和政府实现和平。安理会的团结将发出一个有力信号，表明世界希望利比亚实现和平。我们在这里的行动将对实地的人民产生影响。我们在这里只是要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拯救生命。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加桑·萨拉梅特别代表所作通报，通报再次表明了他对利比亚和平的持续承诺。我还要感谢里达·图布利女士的通报，同时欢迎利比亚外交部长出席我们的会议。

我们今天再次开会讨论利比亚局势，尽管自我们的上一次会议以来，实地局势并没有真正改变。低烈度战斗仍在实地继续，空袭在增加，平民和移民正在受苦，国际人道主义法则公然遭到违反。此外，制裁制度不仅遭交战方违反，还遭若干联合国会员国违反，我对此深感遗憾。在这方面，我鼓励所有人与第1973（2011）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合作，以便向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安理会报告。在这方面，我要指出，为有效执行安理会赋予他们的任务授权，这些专家享有豁免权，不得对他们进行起诉。

军事升级现象必须停止。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做没有任何出路。我们必须铭记，由于居民区继续遭受滥杀滥伤袭击，冲突继续造成平民伤亡，包括弱势群体。任何空中优势都无法给利比亚带来持久和平。因此，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武器禁运，必须停止运送武器，必须停止招募战斗人员，包括外国雇佣军和安理会列名的恐怖主义和犯罪分子。

与此同时，必须无条件恢复政治对话，使利比亚摆脱危机。因此，我国支持德国与特别代表密切合作，努力使柏林进程圆满结束。我还欢迎作出努力支持利比亚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包容性政治对话。我呼吁各方本着折衷和善意精神参与这些努力，以求实现利比亚的和平与稳定。

长远来看，还有必要让利比亚财富的分配惠及所有公民。

我还要重申，我国致力于确保在利比亚犯下的罪行不会逃脱惩处，无论是在国家法院还是在国际刑事法院。我提醒大家，交战方有责任保护平民，包括移民和儿童等最脆弱的人群。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赞扬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所有人员以及萨拉梅特别代表的勇气和决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利比亚外交部长发言。

西亚拉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安理会主席和各位成员，祝他们一切顺利。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加桑·萨拉梅通报了我国利比亚的最新事态发展。我们祝愿他为结束我国危机所作的努力取得圆满成功。我也感谢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霍伊斯根·舒尔茨大使阁下通报该制裁委员会的工作。

哈夫塔尔民兵八个月前开始进犯的黎波里，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这座城市发生了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包括炮击民用场所、居民区、民用机场、医院、学校、图书仓库以及国家机构总部。最新一起此类行为是无人驾驶飞机袭击了一家食品厂，导致许多利比亚、埃及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公民丧生。无论如何界定，这都是战争罪。这些是与民兵相关联的恐怖团体对平民实施的杀戮和惩罚性犯罪行为，表明了民兵领导人的犯罪意图及其公然违反所有国家和国际人权文书的行为。

令人遗憾的是，在发生所有这一切时，国际社会保持沉默，这是由于安理会成员对利比亚局势存在分歧。安理会所有成员应达成某种形式的一致，以期结束我国的暴行和罪行，并应遵循统一的战略，站出来反对那些试图阻止利比亚人达成协议，团结起来开始建设现代国家进程的人。

外国干预是我国利比亚当前危机最重大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我们一再警告，由于某些国家不负责任地进行干预，而且对危机后果漠不关心，危机会加剧。他们坚持采取的行动似乎没有任何目的，就是要使我国陷入利比亚人自相残杀和阻止发展的僵局。我们看不到这些国家提出任何有助于解决停止流血的倡议。它们明显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这些决议始终呼吁和平解决利比亚危机，避免诉诸军事手段来解决危机，这些国家的行动导致执行可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强权即公理”政策。这完全不符合利比亚人民的愿望，即建立一个由法治占主导地位、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并且由机构统治的国家。

有人可能会说，所有各方，我这里指的是利比亚各方，都在与某些国家打交道。我谨提醒安全理事会，国家机构在这里受到攻击；这些机构由 民族团结政府管理，该政府得到了安理会的承认。安理会还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不要与民族团结政府以外的任何平行机构打交道。我国政府要强调指出，侵略部队对的黎波里进一步采取了严重行动，利用外国人员作为雇佣兵在其队伍中作战。第1973（2011）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在其各次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敦促有关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正在加剧冲突，损害利比亚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我提到外国干涉，因此，我要在这里向安理会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2011年以来对利比亚实施的武器禁运，安理会一直敦促会员国根据第1970（2011）号决议遵守这一禁运。我国代表团要重申，许多国家违反了这项决议，向袭击的黎波里市的侵略部队提供先进武器，甚至有些国家并不拥有的无人驾驶战斗机和进攻性武器。

在这方面，我们不禁要问，国际社会期望民族团结政府和利比亚国民军如何抗击这一侵略。我们是否袖手旁观，听任我国首都由各种帮派和不负责任的个人进行破坏和毁坏？这些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夺取权力。民族团结政府的利比亚国民军为对抗这一侵略而采取的行动是一种义务，也是各国政府捍卫本国人民的自然权利。从逻辑上讲，在这里应该受到质疑并且被追究责任的应该是侵略部队，即哈夫塔尔民兵，而不是《利比亚政治协议》所产生并且得到安理会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些民兵是如何在联合国眼皮底下获得如此大量的武器，继续侵略的黎波里市的？

我们还要强调，面对的黎波里市遭受侵略，如果安理会团结一致，根据其关于利比亚的各项决议采取明确的做法，并要求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在内的所有人遵守，安理会本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一些会员国目前正在插手操纵利比亚的命运，破坏我们的统一，安全理事会及其各委员会和小组的报告，特别是第1973（2011）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的报告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录了这方面的证据。这些报告不断提供证据表面，某些方面以各种借口和理由采取严重违反行为，助长了对的黎波里的战争和侵略，而这些理由本来可以在所有利比亚人的参与下，通过认真谈判而得到解决。

我国欢迎结束危机、给我国带来和平的所有国际努力。民族团结政府强调启动由欧洲联盟和联合国等组成的利比亚问题四方机制的重要性。我们重申，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共同寻找合作模式的这一作用至关重要，其目的是协调各种努力，确保促成我国和平的国际努力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还要借此机会赞扬目前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加桑·萨拉梅先生，协同联合国作出努力，促使在柏林举行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取得成功。我们相信，德国有能力主办一次成功的会议，并达成统一的国际立场，结束一些国家之间的所有两极分化或争端，这些分歧

极大地加剧了利比亚的局势，致使我国面临独立以来从未经历过的风险和悲惨局面。

我国政府还要强调，任何此类努力若要取得成功，都不应忽视以下几点。

首先，侵略部队必须无先决条件地撤回2019年4月4日之前的原先位置。

第二，我们重申，必须在联合国主持下实施国际监测机制，并通过一项安全理事会关于该问题的决议，在侵略部队撤回之后实现停火。

第三，必须迫使卷入利比亚局势的国家不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为利比亚带来和平的国内和国际努力。

第四，民族团结政府重申，我们将继续解决各国对利比亚的关切，特别是对恐怖主义的关切，并呼吁各国提供它们认为参与威胁其安全和稳定的恐怖行为的个人或实体的任何信息。我们还呼吁与利比亚国家有关当局合作，制定一项战略，并强调必须坚持执行这方面的双边和国际协定。

第五，我们强调，必须按照联合国的行动计划和总理委员会主席6月16日提出的解决利比亚危机倡议的规定，结束这一阶段，最后确定利比亚人在包容各方的全国会议上谈判商定的步骤，以便就尽快组织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奠定宪法基础的规则达成协议。

第六，所有关切利比亚问题的国家，特别是我们的邻国，都应该参加柏林会议。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使这些国家承诺不采取任何会破坏解决利比亚危机的国内和国际努力的行动。

民族团结政府还重申其先前向国际刑事法院和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就哈夫塔尔提出的要求，即要求追究他对的黎波里市及周边地区平民和基础设施犯下的违法行为和罪行的责任。我国政府还呼吁迅速部署一个实况调查团，以记录这种侵权行为并确定其实施者。

关于非法移民，我国政府已采取迅速措施保护他们，将其移出发生冲突的地区。我们与国际移民组织合作开展了这项工作。此外，我国政府打算作出更多努力，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我们重申，鉴于一再发生进犯行为，例如哈夫塔尔战机对的黎波里塔朱拉附近的一个移民拘留中心实施空袭，我们需要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危机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关于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要谈谈利比亚投资局被冻结的资产情况。根据2011年以来实行的制裁制度采取了行动，以及被冻帐户是负利息，而且从中抽取了管理费，上述情况使得这些资产减少。这些费用系从冻结帐户中提取，而没有通过存款银行进行适当管理。无法对这些资产进行再投资，其价值因未及时投资而降低。此外，由于投资局资产受到制裁，我们甚至无法维持投资局所有的、位于世界各地的利比亚房地产和酒店投资。由于未能考虑这些投资的获利能力，投资局在管理这些投资方面面临许多挑战。在某些情况下，利比亚投资局无法对其所拥有的酒店进行维修，以确保其正常运行。某些国家当局提出的借口是，投资局的资产属于冻结资产。

为了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解决投资局因制裁制度而面临的困难，9月12日，利比亚投资局代表团与制裁委员会会晤，向委员会成员说明了现有制裁所面临的挑战、困难和负面后果。投资局还向委员会通报了制裁造成的负面后果以及利比亚投资局在管理和资产方面增强透明度、善治和问责制的战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尽快处理制裁制度的不利影响，以便在不解除冻结的情况下改善资产管理。这将使我们能够制止我们自2016年3月以来一直警告的、应当避免的不必要损失。

设立制裁制度首先就是要防止冻结资产贬值，目的是服务于利比亚人民以及为后代建立的利比亚主权财富基金。

针对利比亚的制裁制度是保护和保存资产的一种措施，目的不在于惩罚。因此，鉴于安全理事会和利比亚制裁委员会负有的道德和法律责任，我们再次呼吁它们紧急修正制裁委员会自2011年以来就冻结资产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并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制止这些资产遭受的损失，保护利比亚人民的财富。

最后，我们重申民族团结政府的立场。我们完全相信，在联合国协助下，利比亚人民之间的对话是实现安全与和平以及满足我们人民愿望的唯一途径。我们寄予厚望，希望安理会能根据《联合国宪章》适当发挥作用，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还强调图布利女士就妇女参与的重要性及其在利比亚未来中的作用所发表的看法，强调利比亚正在经历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阶段，而且利比亚目前所处的这种状况并不完全是利比亚自己造成的。事实上，这也要怪许多国家实施的外国干涉，安理会很了解这些干涉。

我在结束发言时要重申，秘书长特别代表加桑·萨拉梅先生提到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应对利比亚局势。我们希望，柏林峰会将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增强对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支持。这样做可能会使利比亚问题得到解决。

上午11时35分散会。